



# 柜 台

高思国編劇



# 柜 台

(独幕话剧)

高思国编剧

中国戏剧出版社

一九六四年·北京

柜 台

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320号)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书号826 字数18,000 印张 $1\frac{3}{8}$

开本 $787\times 940$ 毫米 $\frac{1}{32}$  插页2

1964年10月北京第1版

1964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01—25000册

定价(4)0.18元

**人 物：**楊正林——某商店的經理，五十岁。

李玉秀——楊正林的妻子，四十八岁。

楊桂香——复兴土产店的售貨員，楊正林的女儿，十九岁。

李慧萍——某理发店的理发員，李玉秀的侄女，二十六岁。

周金山——某交电零售店的售貨員，李慧萍的爱人，二十九岁。

**时 間：**一九六三年春季某天的傍晚到夜間。

**地 点：**某城市。

〔序幕<sup>①</sup>。場上是一段街道，台中豎有公共汽車站的标志，这时已是傍晚的时刻。

---

① 可在二道幕前进行。

〔幕启，传来一阵阵汽车喇叭声，随着这声音，周金山匆忙地跑上，他一手提着一个花布包袱包着的收音机，一肩扛着一把铁耙子，看样子是在追汽车。〕

**周金山** 汽车！哎，同志，请等一等！等一等！（汽车已走远了）咳！就差这么两步。要不为买这把耙子，也不会磨这么长时间。（发现对面人行道上的同事老张）哎！老张，你上哪去？……回去？（指耙子）郊区老王托我给他们公社里买的耙子，这会儿给他送去。这个呀，（提起收音机）这是我们店里昨天给人家修理的收音机，我顺便一块给人家送去。哎，老张，明天晚上到我们家凑个热闹，去了以后你就明白了，可一定去呀，不去我可罚你……好，再见。

〔杨桂香上，她也是来等车的，一看就知道有什么急事，走到周金山的身旁站下。〕

楊桂香 同志，現在幾點了？

周金山 （看看手表）六點半了。

楊桂香 糟了，糟了。

周金山 同志，你有急事吧？

楊桂香 趕“勝利”六點五十分的电影。

周金山 哦！什麼电影？

楊桂香 《李双双》！

周金山 （這時雙方已相互認出對方）你！同志，你不是復興店的……你看這把耙子還是剛才在你那兒買的呢。

楊桂香 （无可奈何地）不，……嗯……好像是……（旁白）真是冤家路窄，怎麼在這兒碰上他了！

周金山 （旁白）怪不得……剛才買這把耙子……是耽誤她看电影了。

楊桂香 （旁白）今天真倒霉，碰上這個买东西的，要不是他跟我找麻煩，早到电影院了。

周金山 （旁白）下午五點多，我到了復興店，進門喊了她三聲“同志”，她像沒聽見，還一個勁地點她的錢。

楊桂香 (旁白) 下午我都快下班了，这人才想着来买东西，一进门也不看人家在那忙着，一个劲的直喊。

周金山 (旁白) 好歹她把头算抬起来了，你说谁买东西不想买个好一点的，再说我是给公社代买的，还不能挑一挑？

楊桂香 (旁白) 好歹我算把今天卖的錢盘点完了，你说国营企业还能去骗人？可一样的耙子他非挑挑拣拣不可。

周金山 (旁白) 柜台上就放着一把耙子，你让我怎么挑，跟她说是不是再拿过几把来，可她一声也不吭。

楊桂香 (旁白) 柜台上明明放着一把耙子，你拿去不就完了，他非让我再去拿几把。你把好的挑完了，剩下的卖给谁？

周金山 (旁白) 你说，都要像她一样，顾客谁能满意？

楊桂香 (旁白) 你说，要都像他一样，我们这买卖还有法作吗？

周金山 (旁白) 我一看她那态度，趁早别跟她找

麻煩了，到別處去买還不一樣，誰知道心里一賭氣，沒留神口袋叫門把給挂破了，真倒霉！

楊桂香（旁白）要，你就拿着，不要拉倒。哎！他還真不要了。我心里話，你要早走了我還用不着跟你羅嗦這麼半天。這時候就听着門口“哧”的一聲，他那口袋讓門把給挂了這麼長個口子。嘻……

周金山（旁白）正在這節骨眼兒，有位四十來歲的售貨員走過來，從柜台里拿出好多鐵耙子，這我才挑了一把。

楊桂香（旁白）正在這節骨眼兒，我們經理走過來從柜台里拿出好多鐵耙子讓他挑，弄得我成了豬八戒照鏡子——里外不是人。

周金山（旁白）我當時有心給她提點意見，後來一想，也許這位女同志才做這項工作，算了吧。

楊桂香（旁白）我當時有心給他賠個不是，後來一想，國營買賣，你買我賣，我也沒賺你

周金山  
楊桂香

一毛两毛，犯不上。

（同时旁白）你說巧不巧，在这儿又碰上啦！

〔这时传来汽車鳴声，等車来到跟前一看，原来是三路車。

周金山 咳！三路車。等坐上下趟車，不定汽車先到还是我先到呢。干脆走吧。（拿起放在地下的收音机，欲下。）

楊桂香 这是你的收音机……

周金山 是……

楊桂香 怎么和我們家的一模一样？

周金山 上海出的美多牌收音机都是这模样。

楊桂香 不，这花包袱像是我媽包衣服的。

周金山 这么說，我是偷你們家的！（下。）

楊桂香 （冤屈地）誰說你偷的，誰說你偷的，真倒霉！（又传来汽車鳴声，这回看准了是公共汽車，幸灾乐禍地）这回可真的来了，走得好，走得好！（公共汽車沒停开过去了，急得喊起来）哎，汽車！汽車！怎么不停車呀！啊，是长途汽車。我怎么

这么不交运，只碰着这些倒霉的事。得，好不容易托人买了一张电影票，又看不成了。（拿出电影票，撕的粉碎）誰？（发现远处的小刘）小刘，干什么？……我不去……什么？……歌舞晚会……真的？……小刘！你等等！你等等！（高兴地追下。）

〔暗轉。〕

〔正戏开始。一个普通家庭屋子里的摆設，台后中間有一面窗戶，台右有一扇通往里屋的門，台后左面是一扇通往院子里的門。〕

〔灯光漸亮，很远处隐隐地传来雷声。院子里传来李玉秀的喊声：“是誰家的衣服，快收回去吧，要下雨了。”片刻，李玉秀抱着晒干的衣服上。〕

**李玉秀** （自言自語）今年雨水真好。（把衣服一件件地迭起来。这时迭的是楊桂香的褲子，拿起来在自己的身上比了比）桂香这

条褲子，不是好好的嗎，怎么就不能穿了？（发现有个补釘）噢，嫌这里补了两个补釘难看呀！你上沒有兄弟，下沒有姊妹，你不穿难道让你爸爸穿！（意味深长地）咳！桂香这些日子变了，嫌布的穿着爱打皺，想穿什么泡泡紗的，嫌对襟褂子难看，要做件什么布拉吉。唉！越来越爱打扮了。

〔李慧萍推門上，左手臂上挂着一件白色的罩衣，右手提着一个手提包。

李慧萍 姑媽！

李玉秀 哎哟，是慧萍呀！你怎么好多日子也不来玩玩。来来来，让姑媽好好看看。（端詳了一会儿）嘖嘖嘖，真是越来越漂亮了。（忽然发现）哎！你那两条大辮子怎么不見了？

李慧萍 让我剪掉了，一天到晚拖着两条辮子怪費事的。

李玉秀 咳，又不是开机器，当理发員留着两条辮

子碍什么事。(想了一下)噢!大姑娘剪了辮子是不是要結婚?

李慧萍 姑媽!您說对了。今天我是特地来告訴您老人家的,明天晚上我結婚。

李玉秀 真的?慧萍,这可別怪你姑媽生气,这事怎么不早来跟我說?

李慧萍 这会儿还晚?明天我們才結婚呢。(从提包里拿出一把糖給姑媽)姑媽,吃点糖消消气。

李玉秀 咳!姑媽哪那么些气生,快坐着,說說我听,对象是哪儿人?多大岁数?干什么工作?……

李慧萍 (考虑一会儿)姑媽,他和咱們还是同乡,商业专科学校毕业,今年二十九岁,比我大三岁。

李玉秀 哟!小三十的人了!

李慧萍 怎么?

李玉秀 不怎么。好,如今讲究晚婚。好,好呀!

李慧萍 我們也是这样想。他和表妹还是同行,也是售貨員。

李玉秀 噢！长的像誰？

李慧萍 要說像誰呀……我看他誰也不像，他就是像他自个。

李玉秀 不用說笑話，我們慧萍挑的錯不了，明儿去的时候，可得让我好好看看咱那侄女婿了。

李慧萍 （笑着）好，好。

李玉秀 慧萍，姑媽知道你平常工作忙沒空来玩，今儿来看姑媽又給我带来这么个大喜事，沒說的，在这多坐会儿跟姑媽聊聊。你坐着，姑媽給你做点好吃的。（見李慧萍不坐）你看看，手里这些东西怎么就不肯放下，老拉着个要跑的架式。

李慧萍 （拉着姑媽）姑媽不了，我真有点儿事儿。

李玉秀 什么事非这会儿办，放在明天办还不行？要是明天忙不过来，姑媽給你帮忙去，可今晚上不准走。

李慧萍 姑媽，真的有事非今晚上办不可。

李玉秀 什么事呀？

李慧萍 我想跟您打听一个你們院里的人家。

李玉秀 我們院？我們这儿七七四十九家，誰家  
几口人，多大岁数，属什么的，我都知道，  
你說誰家吧？

李慧萍 姑媽，你們这有个叫崔立志的？

李玉秀 噢，你問的是他呀，是个瘫痪病人，你认  
識他？

李慧萍 見過几次面。

李玉秀 你知道他那两条腿是怎么瘫痪的？

李慧萍 報紙上登过，去年他参加抗洪搶險得的，  
还救了两条人命。

李玉秀 在医院里住了半年多，这不从医院回来  
还不到一个星期，公司的領導和同志們  
天天沒断了来看他。可是慧萍你找他干  
什么？

李慧萍 干什么？（拿出推子）就干这个。

李玉秀 （恍然大悟）咳！你看我糊塗不，老崔常  
說有个女理发員按时候到医院去給他理  
发，噢！原来就是你呀！

李慧萍 人家为了救人都不顾自己的性命，咱到  
医院給人家理理发还不是應該的？

李玉秀 說得对，做得好，你先坐这等等，我看老崔这陣子精神好不。

李慧萍 要是睡着了，就等他醒了再說。

〔李玉秀下。远处传来楊桂香喊声。

楊桂香声 媽，你上哪去？

李玉秀声 有要紧事情。

楊桂香声 你先回去，一会再去。

李玉秀声 干什么？

楊桂香声 給我找衣服，我今晚有事要出去。

李玉秀声 我的小姐，要穿什么自己去拿，都給你侍候好了。

楊桂香声 媽！媽！

〔李慧萍在窗口窺望，見楊桂香进屋，躲在衣架后。

〔楊桂香上。

楊桂香 (进門嘟囔着)人家忙你就不管！你不找拉倒，我自己找。(去衣架处取衣服，发现李慧萍，吓了一跳)哎呀！

〔兩人打鬧了一陣。

楊桂香 哎，表姐！今天怎么有空来玩？

李慧萍 我想你，就来了。

楊桂香 算了吧，想我，想吓死我！（发现李慧萍已剪掉长辮）哎！表姐，你怎么把辮子剪了？是不是……

李慧萍 是什么？是什么？我知道見了你就要耍嘴皮子。（拿出糖）給，先給你吃喜糖。

楊桂香 哟，到底猜着了！要結婚，你这几块糖就想堵住我的嘴呀！不行，今天你得先給一张他的照片，不行，这还不行，最好你亲自把他領来让咱們一家人好好欣賞欣賞。

李慧萍 什么？欣賞欣賞？你这是从哪儿学来的！

楊桂香 表姐，他是科长还是主任？……啊！一定是个海軍軍官？……要不就是位漂亮的話剧演員？

李慧萍 你猜的太远了。

楊桂香 那他是商业……

李慧萍 快猜着了。

楊桂香 商业局的干部？

李慧萍 售貨員。

楊桂香 什么？售貨員？哎呀！表姐，你怎么不先征求一下我的意見呀？

李慧萍 怎么？售貨員不好嗎？我今天来还要向你祝賀参加工作，当上光荣的人民售貨員呢。

楊桂香 算了吧！說話怎么还連諷帶刺的。

李慧萍 我可沒这个意思，桂香。說光荣是因为我們售貨員为社会主义建設、为人民生活付出了劳动，要沒有售貨員，工厂生产出来的东西怎么会到我們的手里，要是沒有我們站柜台的，沒有我們送貨上門，沒有我們……

楊桂香 得了吧！要沒有这个职业我还会餓着？反正誰干什么誰知道什么滋味。

李慧萍 你說的滋味我知道，可我有另一种体会。我每天要为許多男女老幼理发，他們当中有守卫在咱們海防的解放軍，有昼夜在車間劳动的工人，有戴紅領巾的小朋友，有郊区人民公社的社員；当我看着他